

古代祈雨仪式的性别研究

王艳丽

摘要: 祈雨,作为远古人类保证生存的必要手段,一直都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巫术仪式,从传世的文献记载来看,形式丰富的祈雨仪式都与女巫(女人)有着不解之缘,她们或是仪式的主持和主角,或是充当祭祀中的献礼,或是在巫术失败的时候被真正的杀害。女人在祈雨仪式中的不可缺失性与我国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其在仪式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弱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地位的逐渐下降。

关键词: 祈雨;女巫;女人;性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1-0070-04

由女性主义发展而来的性别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广泛的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它从一种文学解读的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普遍被人文学科接受的新的研究方法。性别研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让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女性问题找到了恰切的研究点。过去女性主义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犯了严重的二元对立的错误,使研究有走向偏狭的危险;同时,女性主义的研究更多的停留在理论上,而少见实证研究,这样女性完整的生活历史就不可能被展现出来,女性在历史上曾经的生活面貌和发展到现状的变迁历史也就不能被清晰的了解。所以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的源头,从先秦时代开始考察,立足于求雨仪式这样一种文化的活化石,从中挖掘出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描述其社会地位逐渐改变的痕迹,并探讨其中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做水的女人

女人向来被形容为是用水做的,这样的形容满足了男性对女性欣赏和把玩的心理,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形式丰富的古代求雨仪式时发现,在远古时代,女人不仅不是水做的柔弱者,反倒是为民求雨的主力,是祈雨的必要条件。参考人类学家弗雷泽对巫术理论的研究,根据在仪式中女人出现形式的不同和祈雨方式的不同,我们大致将祈雨巫术仪式划分为以下的类别。

第一,焚烧女巫。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常见的求雨方式。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在黄帝和蚩尤的大战中,黄帝为了抵御蚩尤请来的风伯、雨师

所造成的大水,便命令天女魃下到凡间,止住了大水,并因此获胜,杀掉了蚩尤。可是战争胜利以后,当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祖先的时候,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天女却不能再回到天上,所居之处干旱不雨,她也就由旱神变成了一个女鬼——魃(旱魃,迷信说法指造成旱灾的鬼怪)。后来,每到遇到旱灾的天气,人们便认为是女魃在作怪,于是女巫就穿上和女魃一样的青衣,进行焚烧女魃的巫术仪式,以此驱走旱鬼,换来甘霖。《诗经·大雅·云汉》^①“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炎如焚!”记录的正是这样的求雨仪式。甲骨卜辞、《左传》《礼记·檀弓下》《春秋繁露》也都分别记录了当时以焚烧女巫的方式来求雨的历史事实。

随着社会的进步,真正烧死女巫的事情越来越少,但是这个陋习还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痕迹。据季羨林先生介绍,《中国纪行记》记载着妓女求雨的事情,为公众求雨成为妓女供男人寻乐之外的又一个职责。她们通常成群地被赶到特定的地点唱歌,跳舞,哭泣,如果这些方法还是不能求来雨水的话,这些妓女就要被集体斩首。^②

第二,舞蹈娱神。“巫”与“舞”向来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手。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③

①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中华书局,1991年,第885页。

② 季羨林《原始社会风俗残余——关于妓女祷雨的问题》《季羨林文集》第8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英)爱德华·泰勒著 连树声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

③ 刘建,孙龙奎《宗教与舞蹈》,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殷岳珍泉《易经大传新解》,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收稿日期: 2008-04-17

作者简介: 王艳丽(1978—),吉林通化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文学博士。

《说文解字》亦云：“巫者，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看来，巫是舞的根源，而女巫最大的本事就是她们能够通过翩翩的舞姿达到与神交流，请神、娱神的效果。

第三，交媾求雨。在我国，记载最多的使用交媾的方式求雨是在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中讲到，求雨的关键在于“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另外又提到：“可令吏妻各往视其夫，到雨为止。”《艺文类聚》卷100引董仲舒的话：“江都相仲舒下内史承书从事，其都内吏家在百里内，皆令人故行书告县，遣妻视夫，赐巫一月租，使巫求雨。”^①

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交媾求得甘露的故事。最有名的就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多罗》中记载的公主诱引鹿角仙人的故事，“年青的仙人一踏上毛足的国土，天上立刻落下了滂沱大雨”，^②泰国民间，若久祷不雨，可用泥巴做一个裸形女人，使她仰卧田野间，为状邪猥，不堪入目。^③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宙斯化做金雨与美少女达娜厄性交的故事，这里的雨和精液互为象征，也是交媾求雨的一种表达。

以上三种常见的求雨仪式均有女性的直接参与，以下是利用女性象征物的求雨仪式。

第一，利用石头求雨。石头虽然坚硬，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它却具有着母性的温柔，是能够生出万物的母亲，所以在后来的神话故事中才有了石猴孙悟空，才有了石头化身的贾宝玉。石头作为女性的象征物经常出现在求雨的仪式当中。在我国的云南，今天仍然有利用石头求雨的风俗。云南剑川石宝山石钟寺石窟第八号窟的“阿央白”就是这样的一块神石。“阿央”是白族话，意思是“姑娘”，而“白”则表示“裂口”的意思，所以整个词的意思是“姑娘的裂口”，即女性生殖器。阿央白是一个女性生殖器造型的石头，平时很多白族妇女到此祭拜，目的是求得子嗣的繁盛，而当遇到旱灾的天气，人们就到它的面前求雨。

第二，利用洼地（井）求雨。洼地、井或者是山谷和石头的裂缝，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就是为地表或石头表面的低洼处，这个共同的特征使它们与女性的生殖器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从外形和内部经常保持潮湿的性质来看，这些物象都与女阴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先民们就把它当成大地母亲生产人类的通道。赵国华指出“中国云南佤族将一岩洞称做

‘出人洞’，大洋洲超卜连兹群岛的土著，将孔视为人类诞生的处所，也是源于以‘洞’、‘孔’象征女阴。”

^④通常，夏日来临，如果天旱少雨，那么政府就会下令，让人们把自己家的井口挖大一些；而当雨水过多的时候则要求人们把井盖盖上，同时用土把流水的沟壑堵上；冬天的时候如果祈求雨水丰富，那么就要对井进行祭祀。在这样的时候，井已经脱离了实际的功用和职能，具有了神圣的象征意义。

第三，利用柳树求雨。清代我国满族地区普遍流行一种叫做“瑟瑟仪”的求雨仪式。其具体的方法就是皇帝先命巫师种植柳树，然后再带领自己的子嗣和群臣去射柳，这样就能求得雨水。后来有的地方简化了这种仪式，在求雨的时候只要在自己家的大门前放置一个盛有水的坛子，将柳枝插在坛子里，然后叩拜柳枝即可。

第四，利用猪求雨。今天以猪象征女性已经不常见，可是在古人的思想中，女人和猪是紧密相连的，“肥猪以其丰厚的脂肪代表着原始人心目中生命力最强盛、生育力最兴旺的动物，它同人类中执行生养功能的女性——母亲本来就有着神话思维的认同关系。”^⑤贵州水族的祈雨过程中，祭师让雇请来的乞丐穿上白衣服，抬着母猪在祭坛前稻田间走过，并责令后面那位乞丐以松针戳击母猪的阴部。而荔波县水岩霞的祈雨仪式则是将母猪赶进稻田，叫乞丐从猪的尾部爬上去，骑到猪背上，要是做交媾状动作则予以重赏。^⑥

二、女性求雨的思想文化根源

为什么在后代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在求雨仪式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这就需要对这些仪式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给予深入的考察。

（一）生物学根源。“人类的缘生性仪式行为有无来自生物本能的基础？人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⑦也就是说，对于原始的先民来讲，生物学的原因是其巫术仪式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之所以必须用女性来求雨，完全是因为，在远古时代的

① 欧阳询撰，王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26页。
② 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1页。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1页。
③ 朱学忠《董仲舒的“开阴”求雨与女性诱雨的人类学经验》，《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第67页。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7页。

④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4页。（美）马古利斯，萨甘著《神秘的舞蹈：人类性行为的演化》，潘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第294页。
⑤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页。（美）罗伯特·迈克艾文著《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王祖哲译，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6页。
⑥ 洪之渊《“以豕祈雨”探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69页。潘杰：《女性人类学概说》，《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9年4期，第69页。
⑦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生物学意义使女人在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标志性的时代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在人类刚刚产生,面对神秘的自然还显得相当的羸弱的时代,人类自身的繁衍是最重要的。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显性的和不可低估的,因此对生殖的崇拜首先就表现为对女性的崇拜。女娲补天造人的故事反映的就是人类对始祖女神的崇拜。所以当有神圣的仪式时,人间圣洁的女人当然就成为首选的对象。

(二) 社会根源。所谓的社会根源是从两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考察远古社会时期两性的社会角色问题。首先,从人类维持生存的手段来看,女性所从事的采集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大部分的食物来源,成为当时人类生活的保障;另外很多学者已经证明,农业是女性的发明,是她们在长期的采集工作中通过仔细的观察,积累经验,发现了种子的秘密,并首先开始了园艺活动,使人类得以定居下来并发展成农业生产。于是女人与农业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样她们不仅在社会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同时,先民们也把与农业相关的一切社会、自然现象与女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农业巫术理所当然的是女性的特权,“求雨的巫术也完全是妇女,特别是女巫干的事。”^①虽然后来人类进入到了男耕女织的时代,但是原初形成的女性求雨的胎迹还是抹杀不掉的。

(三) 思想文化根源。神灵的产生证明人类的思维和想象力已经有了足够的发展,在日常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必然要产生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这些就是古老的思想文化。

首先,生殖崇拜是求雨巫术仪式最主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女性是凭着其生殖力先于男性走上历史舞台的,同时也是因为其生殖力对女性自身的限制,使女性被排挤出历史的舞台。前文所列举的几种不同的求雨方式,无一例外的都与生殖崇拜相关联。其中焚烧女巫、舞蹈娱神、交媾求雨在更多的程度上是将生殖力与性能力等同,以女性的性能力来诱惑天神,以达到求雨的目的;而之后的几种仪式,无论是石头、井、猪,还是柳树等,人们看中的是它们强盛的生殖能力与女性的契合。其次,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源生性思想,生殖崇拜之所以成为求雨仪式的思想基础,完全是因为,在先民的观念里,人类的生活和天体自然的运行是一样的,具有相同的规律和原则,所以人类本身的生产——生殖和农作物的生产——求雨也是合而为一的,并且能够互相刺激。因此女性的生殖能力同样能够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而夫妻间的交合也能促使天地的阴阳交合,性活动中的精液也就自然被想象成天上的甘露。其次,阴阳五行思想。女性在五行中属阴,与水相对应,也即女性成

为雨水在人间的代表,所以要用女人来求雨。以女性为主角,利用她们本身的阴性力量来达到阴阳的平衡,从而达到风调雨顺的目的。其实以交媾的形式来求雨,《春秋繁露》里面记载的“夫妻偶处”也含有阴阳平衡协调的意蕴。早期道教思想家葛洪在《神仙传》中说:“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②所谓“阴阳之术”“不死之道”就是说如果夫妻生活和谐,能够达到阴阳互补,那么就有利于身体健康,可以延年益寿。足见阴阳和谐的重要性。对天地而言,当然也要阴阳互补,才能风调雨顺。

三、从“做水的女人”到“水做的女人”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做水的女人”终于没有逃脱她们悲剧的命运,沦为“水做的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逐步失去了在社会中主体的地位,甚至也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渐渐习惯于做男人赏玩的物品。过去女人与水的联系,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肯定,而后来女人与水的联系,则是社会或者是她们自己对其屈从地位的认可。正象西蒙娜德波伏娃说的那样:“女性没有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然通过男人的梦想勾画自己的梦幻。”^③因为男人欣赏温柔似水的女人,所以女人们自己也乐于成为水做的尤物。

性别研究的一个尴尬在于,所有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因此文献的记载很难让我们发现女性当时真正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都是诠释男权文化的贞洁烈女。因此要回到事物本身可谓难上加难。

从以上对各种求雨巫术的分析可以发现,女性在其中的不可或缺完全取决于她们相对于男性来说独特的性能力和生育能力。优美的舞蹈也好,被焚烧的可怜情态也好,甚至是交媾的表演,其目的都是引起天上神灵的欲望,使“天不守贞”,降雨给人类。所以毋庸置疑,天神这时候已经是男性了,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只是因为时代距远古还不久远,所以在求雨巫术中母系社会的影子还依稀可见,越是发展到后来,我们发现代表男性的天完全地把代表女性的地覆盖了。以仪式这样一个显性的线索为引导,我们还是试图为回到事物本身做一次尴尬的努力。

(一) 崇高的女神

“在同一背景和环境的变数中,作为‘行为模式’的仪式与相对于‘观念模式’的神话来说,更容易产生变化,相对的作为‘观念模式’的神话,通常后续

① 季羨林《原始社会风俗残余——关于妓女祷雨的问题》,《季羨林文集》第8卷,第352页。

② 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1994年,第687页。

③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第309页。

于‘行为模式’的仪式，就像妇女行为的变化与妇女地位的社会观念变化的关系一样。”^①因此，神话作为阶段性的对仪式行为的总结，还是具有一定的稳定和真实性。女娲的神话为女性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标本。这位女神不仅炼石补天，也孕育和生出了人间的万物，是中华民族原始母神，而且在传说中夏商周秦最初的祖先也都是女性。很多学者经过艰辛的考证，已经揭示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祭祀高禘和祭祀社神都是对始祖女神的祭祀，不过是后来男权社会的统治者们，强行令这些神灵改变了性别，成为男权不可侵犯的护身符。^②所以说，女性在远古社会时期不仅不是献给神的祭祀品，而且其本身就是被祭祀的女神。

（二）女神的沦落

随着母系氏族结束，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女性不得不从神龛上走下来。另外的神话故事体现了女性权利丧失的情况。《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说：“禹治鸿水，通辕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③《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又载：“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④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度的时期，从婚姻史来讲，是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时期。所以大禹和涂山氏的婚姻并不牢固，而母系氏族社会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这样就导致启出生以后并没有见到父亲大禹，完全由母亲抚养。可是后来，根据萧兵先生在《楚辞新探》中考察，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需要女人对晴雨的调节能力，所以他跑回来以命令的口吻要走了自己的儿子，从而获得女性对晴雨调节的能力，并且其手段是残忍的，以涂山氏的生命作为代价。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大禹是在向涂山氏夺权，启认了他这个父亲就结束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正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而女性的位置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一落千丈。

（三）女人祸水

女性从女神退位到女巫，还只是其所走下坡路的第一步，因为女巫在开始的时候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应该相当于知识女性中的佼佼者。《国语·楚语下》道：“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

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⑤，这是对当时女巫的要求，只有这样美丽的聪明过人的女性才能与神沟通，传达神的旨意。可是后来，随着男权思想的不断加强和人们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女巫又退到更低的位置上。《晏子春秋·内篇·谏》说，有位女巫叫做“微”，微就是美，就是“媚”，侍坐三日，齐景公“悦”得晕头转向。吴则虞所训释：“此楚巫色美……夫说(悦)之者，先说(悦)其色而后信其言也”。^⑥可以看出当时的女巫已经具有了诱惑和取悦齐景公这个人间帝王的作用。所以越是到了后来的文明时代，对女巫的挑选就越重视其美貌，像过去那种认为身有残疾的人有和神沟通特殊能力的看法被逐渐取消了，因为人间的观赏者成为女巫主要的服务对象，他们不太可能接受像巫媼那样腿瘸、驼背、鼻孔朝天的巫师了。这正是女巫由娱神到娱人作用转变过程的写照。一旦退位到娱人的位置上，她们与后来的意义上的妓女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神圣娼妓时代的结束是以凡妓俗娼的流行为补偿和接替的，只不过在后人眼中妓就是娼，娼便是娼，并没有什么圣俗之分罢了。”^⑦

更为严重的是孔子提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就把“色”和“德”完全对立起来了，所以生发出后来“万恶淫为首”的律令，以此来压制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要求。谦谦君子们，在本性上既喜欢女人的美丽，在伦理上又存在巨大的畏惧心理，于是便塑造出妲己、西施、貂蝉、杨贵妃这种既美得动人又美得害人的形象，而女人与水的联系，也就彻底变成了女人祸水。“这种坏（祸）、好（女子）同构，成为世界历史上因社会形态转型的需要而产生出具有普遍价值的性别判断，也成为世界最具悖论色彩的认知和判断。”^⑧

这种悖论所体现的正是男性的矛盾和懦弱；女性的无力与尴尬。

上述说明，求雨巫术仪式是古代女性参与最多的社会活动，她们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变化成为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历史写照和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女人是可以做水的，也可以是水做的，男性、女性都应该从神龛上走下来，以平等的姿态来建立真正和谐的关系。

（下转第96页）

①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第24-25页。
②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第13页。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史记·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④ 汉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⑤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59页。
⑥ 吴则虞编著《晏子春秋集释》卷1，中华书局，1962年，第52-53页。
⑦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第396页。
⑧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第103页。

在文字考释部分也多有建树,例如,据《车工》篇中的“𠂔”字将甲骨文中旧释为“𠂔”的字改释为“肩”之象形初文。(第833页)讨论《吾水》篇中的“昱”字时,联系甲骨文“翌”之原始象形字,否定唐兰之说,改从叶玉森、王襄释为“翼”之象形字,皆是很精彩的意见。

再说其第三点。此书的“研究篇”对石鼓文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从石鼓的发现、质地、形制、到石鼓文的篇序、字数、时代、渔猎内容及学术、艺术价值,都给予了关注。关于石鼓文时代的考证,主要是运用了与时代明确的秦系文字比较的方法,但也没有放弃对其语言的考察和诗歌形式等的考察。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石鼓文整理研究》一书所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其资料性和学术性的贡献,从整部书中透出的是一位学者顽强治学的精神。我也曾在自学的路上艰苦摸索过,后来有幸得遇孙常叙、姚孝遂、林沅诸先生,境遇得以改善。而宝贵先生则是在更久的时间里在艰苦的处境中奋斗。在他身上既有农民的质朴,又有古文字学者的坚韧与执著,焚膏继晷,寒暑不辍,因辛劳而致多种疾患,然“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当我们翻阅这部著作,得益于其所提供的资料方便和学术启迪时,应能同时感受到作者的这种精神。

2008年9月5日夜

(上接第94页)

A Survey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in Recent Years in Japan

AN Zai-he MENG Qing-sh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Changchun, 130024;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 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lin,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new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s, research into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has become a popular topic. In contrast, in Japan, translation and palinode are still the principal methods in receptive literature. In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inherited traditional Japanese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extual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Japanese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is still the main focus. Through its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in recent years in Japan, the essay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causes of China's and Japan's images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and explores their modern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palinode; image; modern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刘兵)

(上接第73页)

The sex research in the ceremony of prayed for rain in the ancient times

WANG Yan-li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lin Changchun 130033)

Abstract: Prays for rain, as the essential method for the humanity to guarantee the survival in the ancient times, from the literature which was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records looked, the ceremonies which prays for rain all have the indissoluble bond with the sorceress. they perhaps the ceremony management and the lead, perhaps acted as a gift in the sacrificial; perhaps at witchcraft defeat time by true killing. The woman has a essential function in prays for rain in the ceremony and that was bond to our country's ancient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the dropping of their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reflected the female's status gradually dropped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a side.

Keywords: Prays for rain; Sorceress; Woman; Sex research

(责任编辑:黄云鹤)